

金莉莱

爱情地久天长

念念之 俏女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爱情天长系列

恋念俏女警

金莉莱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[蒙]新登字 18 号

责任编辑:王 飞

封面设计:宏艺星

爱情天长系列

恋念俏女警

金莉莱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5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7-204-03283-6 A·605

定价:9.80 元



第 一 章

“我要杀了你！”一手持长剑的婀娜女子凶狠的说着，宛如着了魔，使劲的朝一白衣女子刺去……

忽然间，一壮硕男子出现在白衣女子前，结结实实的替她挨了这一剑，鲜红的血液，如水花般溅开……

“啊！”

裘非凡满身冷汗的醒来，只是不知是被自己的尖叫声吓醒，还是电话铃声，惊魂未定的非凡，颤抖的找到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“女人，你睡死了呀！那么久才来接电话。”

电话的那端，是非凡的生死之交——陈姿玲，只要一听到她“破格”的声音，三岁的小朋友也知道她是何许人也。

以往若姿玲没礼貌的大吼大叫，非凡铁定反吼回去，今日却提不起劲来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小姐，你似乎不太正常？”姿玲从非凡的语气中，或多或少也理得出一点点蛛丝马遗迹。

“这些天没睡好。”





“赶稿?”

“不是。”

姿玲想不通，一向视睡觉如命的非凡睡不好？“不是？那有什么比睡眠还要重要的？”

“作恶梦。”

“恶梦？开舍玩笑！”

“姿玲，拜托你好吗？我已经一连好些天作同样的恶梦了，你别吵我，我困死了。”非凡抱着电话，想窝进棉被里。

“别睡啦！你难道都没想到一连好几天的恶梦，意味着什么？”姿玲是个十足的宿命论者。

此时对非凡而言，最重要的是睡眠而非思考，所以她兴趣缺缺、有气无力的说：“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也许是预警可能发生的事。”

“别闹了，全是古装的人，怎么会是预警。”

“裴非凡，我是说‘也许、可能’，你是活腻了吗？”姿玲口气为强硬的说道。

非凡戏谑的说道：“那有没有可能是前世的未了情？”

“有可能哦！”

“没想到姿玲意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非凡真的有股被打败的强烈感觉冲向心头。

“裴非凡，你二十分钟后，我去接你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姿玲突然说道。

“喂？姿羚？”

非凡无助的看着话筒，真是交友不慎，连基本的睡眠也要剥夺，迫于无奈她只好勉强离长被窝，毕竟二十分钟，稍嫌短了些。

“姿羚那家伙，只会早到，从不会晚到。”非凡边换衣服边呢喃地念着，果不出所料，姿羚的那部老爷车，已先告知她的到来。

“真不知交了个守时又急性子的朋友，早幸还是不幸？”非凡一面套上牛仔裤，一面拎着钱包便冲出大门。

羚一见到她便开玩笑的说道：“难得你这么快！”

“拜托，好像我已恶名昭彰了。”非主坐入驾驶座旁，半冤半枉的瞅着姿羚。

开了好久，好不容易姿羚有停车的打算。

非凡不明白的，“你到底带我来干嘛？”

“等会儿你就明白了，别急嘛！”

非凡只好住性子紧跟在姿羚后方，发现眼前的招牌，她明白了一切。

姿羚一边领路一边告诉她，“你什么都不必说，他都知道你想问什么。”

果真如此？非凡半信半疑，但顽皮的本性是天生无法改变的。

“吴师父，她是我的朋友。”

非凡只是“商业性”的牵扯一下嘴角，哼也不哼了声，



静观其变。

“吴师父，你可知道我朋友最近是……”

“姿羚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你想抢人家的饭碗吗？”蛭凡打断好友的鸡婆，“吴师，姿羚说你能了解我的问题，你不妨说来听听。”非凡咄咄逼人的对着算命师父说道。

“小姐如何称呼？”

“敝姓裘。”

“裘小姐……想必是工作上出了问题吧！”

非凡眉毛、眼皮动也不动的，任其继续“盖”下去……

“……若能把同事间的情感，联紧得恰当好处便能迎刃而解……”

非凡听不下去的喊着：“停！”

“我说得有任何问题吗？”

“你说得很好……只是说得好像不是我！”

“这……”吴神父不知如何说下去。

“姿羚，你不是说他什么都知道吗？我看他全是一派胡言。”

非凡肝火升再加上睡眠不足，竟然动手拆起招牌来了。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我要把你招牌拆了。”非凡气愤地说道，“免得你再出来欺骗无知、善良的百姓。”

“非凡，别激动嘛！”姿羚呆滞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“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暂且饶了你。”语毕，非凡昂首步出命相馆的大门。

仍在气头上的非凡，刻意略过姿矜的老爷车，温无目的的向前走去。最近，似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。她在心里头嘀嘀的唠叨着。

真想好好的放几天假，然后好好的睡上两、三天。念头一旦出现在脑海中就不容易散去了，尤其是“懒惰”的念头更是像水蛭一般，牢牢的附在脑袋瓜中，一点一滴慢慢的吞食反对的细胞。

无力招架的非凡，挣扎的伸出手，拦了辆计程车，“复兴北路，潮汐出版社。”

也许冲动了些，可是我需要休息及睡眠，非凡不搭理计程车司机的话噪，努力地说服自己：这个假是合情合理的，也是应该休的……

一番辗转之后，非凡好不容易回到钟爱的大床，正准备拉起棉被一享睡觉的乐趣，扰人的电话声却在这时阵阵入耳。

“不管是谁，他都是小猪，喂？”

“非凡，你干么要请假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请假？”想必康场那老头已经看到自己的留言，“更何况，下几期的也都已有存当，我休息一下也无伤大雅。”

“拜托一下，我的非凡……”

“少恶心了，老头。”非凡不领情的说道，“我只是请一个月的假，不会有麻烦的啦！”

康场那位大编辑只好无奈的依了非凡的要求，“好吧！不过随时保持联络。”

“有事，打这个电话就好了，我应该不会出去啦！”

“OK，无聊时，就多画一些寄来给我。”康场交代着。

非凡闷哼了一声便挂了电话，自己也挂回床上去了。然而，被这电话一闹哪还有睡意？她翻来覆去，都要翻到床下了，两眼还是瞪得大大的。

不识相的电话，再度响起……

“我今天和电话有仇吗？”非凡缓缓的坐起身子，再慢条斯理的拿起电话。

“你总算接电话了。”未等非凡说半个字，对方已恶狠狠的吼了一句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非凡这只有四个字的话，还附带了两个又肥又大的哈欠。

“在哪？在家！刚把你的烂摊子收拾好才进门。”

非凡不认为自己有错，“他是乱骗人的，活该！”

“不说！你自己想想，我总共带你去过五个算命的辅子，你呢？却给我砸了四个，总共赔了一、两万块。”姿羚生气的吼道。

这头的非凡抱着棉被，整个脸埋入棉被里，不过依然可以听到她的笑声。



“还笑，我真是交友不慎。”

非凡笑着说：“还你钱嘛！”

“不要，我要你一辈子欠我。”

“你这个人也真怪，欠你一辈子你双好处，干么那么乐？”

“谁说没好处？这样，下辈子我才不会穷呀！你们愈多人欠我，下辈子我愈好命。”

“姿玲，见此为证，请勿发疯。”非凡翻了一下白眼。怎会有这种朋友？当初一定是疯了才会和她走在一块儿。

姿玲叹口气，想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还真难。“跟你说都不信。”

“太小姐，你不会只为了这事打电话来找我吧？”

“我想……你最近老是睡不好，不如找个时间去度个假好了。”姿玲提议的道。

“你开啥玩笑？”

“真的啦！我前阵子参加旅行团——冰岛之行，不如让你去好了。”

非凡认为姿真是爱开玩笑。“我去？签证、护照都没有，怎么去？”

“放心啦！我有认识的人，一通电话，自然有人会帮你弄艰得完完整整没话说的境界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十天后的飞机。”姿玲说出时间。





“十天后？姿羚，你做事一定要如此快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？去不去？”

非凡心想反正请假了，去玩一玩又有何不妥，正巧可以散散心，这些天的火气之大，连家里的蟑螂都自动闪开，免得被烤焦了。“去。”

“干脆，这才够朋友。”电话的那端传来姿羚欢愉的笑声。

非凡不但没受好友笑声的影响，反而自然的武装起来，“姿羚，你最好老实招来，你是不是有不良企图？”

“没有啦！”

“不对劲，你最好别耍我。”非凡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“真的啦！”

非凡心想看来态度不强硬点是不行的。“我、不、相、信。”

“我……只是算命师父说我近日不宜远行……。”

“天啊！你又算命说的。”

“非凡，姑且信一次嘛！又不会少块肉。”

“懒得跟你扯，反正我有得玩，没什么不好。”非凡不想理会太多。

“就是说嘛！还在里罗唆个什么劲？”姿羚接着又说道：“我先帮你联络一下旅行社，待会儿去你那里。”

非凡不耐的叹道：“你又来干么？”

“我那么惹你烦、令你厌吗？我是想去帮你整理行李，



既然你不愿意……”

“愿意、愿意！”非凡笑着说道：“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非凡快乐的说道：“你干脆先带些衣服、日用品来我这里，我出国后，你就顺便帮我看房子。”

“好啦！挂电话了。”

非凡看着电话，知道姿玲铁定忙着联络旅行社了，那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不曾看她放慢步调。

既然睡不着，她索性跳下床，寻找出行李箱，为十天后的假期着手打理。

庆阔的机场，人潮来来往往，更是夹杂着紧张与愉悦，不时还传来飞机起降的声响。

“姿玲，我去玩几天就回来了，你可把我的房子出卖了。”从家里到机场，非凡十句话有九句话是有关于她的房子或家具。

“别吵了啦！赶快找“蓝洋旅行社”的牌帜，把你送走之后，我耳根就清静了。”

“姿玲。”

“闭嘴！用眼睛看吵要用嘴巴说话。”姿玲要非凡快找牌帜。

“我说完这悠扬事，马上归队。”非凡询问性的票了好友一眼，“你要记得，我最宝贝的是什么？”

姿玲没好的说：“床。”



“对！庆是最重要的，别把它弄乱了，但是更重要的……”

“天啊！你还有什么重要的？”姿羚彻底投降了。

非凡点点头又说道：“我不反对你找男人，但是，请你带回你家，别打我的床主意，它可是纯洁的。”

“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可不是个随便的女人，你把我看遍了吧，好吧，就算我怎样，借你的庆又有何不可？难道你要把它的第一次留给自己的老公！”

“姿羚，小声点啦！”非凡困窘的红着脸，然而，再傻，再呆也听得出来弦外之音，她看着姿羚穷笑的脸庞，不卑不亢的说道：“留给自己老公有什么不好？这样才可显示出，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中他是最幸福的。”

姿羚调侃的笑道：“那你得先找到那个幸福的男人才行。”

“快找旅行社啦！”非凡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努力张望着……

“在那边啦！”

非凡顺着姿羚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急忙的扯着行李走了过去。

“毅哥！”姿羚也不知对着谁大叫了一声。

非凡睁大双眸，瞪着手足舞蹈的疯女人。

一个陌生男子看到她们两人，如释重负般的咧嘴一笑，并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齿。“姿羚，总算来了！”



“毅哥，她就是裘非凡，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你可要帮我好好的照顾她哦！”

“当然，照顾团员是我的责任。”

原来，他是领队哦！非凡此时才明白为何姿玲和他鬼扯一堆，也不知姿玲和那位不挺高的师哥领队咕了什么，只见姿玲一会儿笑笑、一会儿又板起脸孔……怪胎。

“非凡，我得走了，祝你旅途愉快。”

非凡轻道一声再见后，就把注意力移转到领队身上。

“……很谄兴能和各位有七天相聚的时间，我是这次冰岛之行的领队，敝姓陈，单名毅，多多指教。”

真不愧是姿玲的堂哥，和她一样罗唆，非凡偷偷的想着，眼角却瞄到一个人两手空空的走了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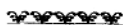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能是找人吧！”非凡细语的对自己说道。

既然如此，不如大胆的欣赏着他，非凡的双眼就这样不害臊的盯着他瞧，好高哦！至少一面八十公分，西装笔挺的，却只显示出其身材的较好，不知名的他走向领队。

“我的小祖宗，你总算来了，就差你一人了。”陈毅看着他说道。

非凡偷听他人对话的结果，可把自懒情细嫩的脸蛋剧白了不少。

“你的行李，睡知你的秘书就送来我这里了，我呢？真是交友不慎，害我今天一个人拖着两个人的行李，而你却迟到，万一不来，看这些行李怎么办？”





“陈毅，咱们哥俩好久不见，别一见面就罗唆嘛！”他只是牵动嘴角的一笑。

哇塞！原来他是姿矜堂哥的朋友，想必在有来头，行李还是秘书整理，一定是他女朋友，非凡出神的想着。

“裘小姐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”

非凡愣了一下，才知道领队正对自己说话，臭大了。

“我叫裘非凡。”

一个声音自远处传来。“小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裘小姐，你别把我的团员吓走了。”陈毅接着又说道：“她是一个温画家。”

此话一出，就引起热烈的讨温画家耶！好神奇。

“这位先生，请你也自己介绍一下。”领队的话谁敢违背，现场也安静了许多，他叫他的好友自我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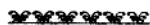
“敝姓姜，姜子牙的姜，一家食品公司的……经理。”

看他吞吞吐吐的，肯定有问题，非凡打从心底泛起疑问。

“姜先生，若我们失业可不可以请你安排呢？”团员中有人戏谑的问。

“当然，只要我调到人事部。”

没想到，当个经理也这么麻烦。姜汉翔乱扯的结果还是有麻烦，不过麻烦已降到最低了，他想着，若这些人知道他是汉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，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





汉翔瞟向正在整理手中资料的非凡，她给人一股清新脱俗之感，秀发姿意的留在身后，更增添了几分美感。

“陈毅。”汉翔轻的叹着自己的好友，“我在机上要和她坐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那个漫画家。”

陈毅感到不可思议。“你这人吃错药吗？”

“拜托你一下而已，肯不肯啦！”

“你不必拜托，我们三个的机票号码是在一块的。”

“这么巧。”汉翔喜出望外的看着陈毅。

陈毅有点不相信的说：“你……一向不近女色的。”

“喂！别把我说得像个同性恋。”

“原来你不是呀！”

“陈毅，虽开这种玩笑，更何况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，这不是我们所能懂的，别去伤害他们。”

“知道啦！大庭广众之下我哪敢？是和你才这么说的嘛！”

汉翔插着头说：“你老毛病还不是改，懒得说你了。”

“开玩笑嘛！别那么正经八百的，反正没人听到。”

“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”非凡悄悄来到陈毅身旁，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。

“非凡，你干么啦！”

“毅哥。”她跟着姿玲叫，应该没错吧！“好像可以走了



爱
情
天
长
地
久



耶！你还在聊天。”语毕，非凡便去拿自己的行李。

汉翔一听非凡叫“毅哥”，心中燃起无名火，赶紧跟着好友，一定要他解释。

“陈毅，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，她怎么那样叫你？”

陈毅一边招呼着所有的团员，一边瞪着汉翔，“你待会儿再问好不好？我要工作耶！”

汉翔只好无奈的站在一旁，等他把工作做完。

姜汉翔，干么那么紧张兮兮的？她跟你又没有任何关系，人家高兴怎样叫别的男人是她的自由，与你何干？汉翔拚命的责备自己。

可恶，那个男人竟然就坐在她身旁，非凡抱着空姐递来的毯子，直盯着外头看，企图掩饰无缘无故意产和一的愤怒与不安。或许是累了，她不知不觉的闭上双眼沉沉睡去……

“我要杀了你？”一个婀娜多姿的女子，竟持长剑往一旁的白衣女子刺去，宛如中了邪。“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。”

白衣女子惊怔在一旁。

突然，梦中的非凡感觉到一股力量硬是把她摇醒。

“袁小姐，没事吧？”

非凡努力的睁开双眸，却被眼前的“白色物体”吓了一跳。

“袁小姐，擦擦汗吧？”